港大学生的

文 張力

兩個禮拜不能洗澡，只能睡帳篷睡袋；早晚刷牙用水或許只有一杯，洗碗要用麥麩；每天需輪值打掃廁所、焚燒填埋自己產生的垃圾；上午是挖水溝等體力勞動、下午出門調研……香港大學19名學生為什麼願意去距離蘭州4個小

马岔14天

時車程的甘肅省會寧縣馬岔村度過兩個禮拜？他們是為了6個學分嗎？史上首個「港大無止橋體驗式學習課程」結束後，同學們又是否覺得有所「得着」、有何「得着」……

無止橋發起人及榮譽會長紀文鳳表示，身在福中的香港學生，身體力行去體驗貧困山區生活，是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

「我比以前獨立了」

「經歷了在馬岔村這兩個禮拜的體驗式學習課程，我覺得自己比以前獨立了，還有就是真正體會了中國內地農村的生活，這也是我第一次在內地生活這麼長時間。」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大三學生黃諾瑤堅持用普通話回答記者的問題。對在中國西北農村生活兩個禮拜不得不忍受缺水帶來的種種不便，她不以為意：其實之前也有參加過露營，只是「最長就是10天（不能洗澡），沒試過兩個星期。」那每日半天的體力勞動安排會覺得辛苦嗎？她笑眯眯地柔聲說道：「我覺得很好，剛剛好。」

2018年暑假，本來黃諾瑤是打算去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因為撞期，她最終選擇來到甘肅省白銀市會寧縣丁家溝鄉馬岔村。錯過了世界聞名的藝術三年展，她好像並沒有太大的遺憾。只是說，明年應該會去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

諾瑤最初知道無止橋是從事地產業的父親告訴她的。「爸爸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就跟我講過無止橋，他看過一些（有關無止橋的）資料，就說有機會應該去參加。」入讀港大後，「無止橋項目在建築學院裏面有很多人說，所以看到這個課程，我就報了名。其實之前我就想參加，但去年還沒有這個課程——我比較希望沒有學分，因為這樣的話，在村內接觸的東西會不同，就好像北建大的學生弄夯土的時間會比較多，但我們要花一半時間去做那些調研。」

對於無止橋項目，她坦言，以後「應該會繼續參加」，「有時間就會參加」；「爸爸媽媽很支持我參加這些活動，其實我之前參加劇社、參與後台工作包括做道具等等，做的事情很類似。」

黃諾瑤（中）和參加垃圾處理組調研的港大同學一起，向參與垃圾分類遊戲的村內小朋友贈送文具紀念品（張力 攝）

活化河西走廊上「洋氣」的夯土院落

馬岔14天，其實只是無止橋與香港大學首次合作舉辦的「2018港大無止橋體驗式學習課程」的一部分。整個體驗學習計劃為期4周，參加計劃的同學從北京啟程，輾轉古都西安，在上述兩地各住一周後，最終抵達馬岔村。

為什麼是馬岔？因為這是成立11年的無止橋慈善基金在內地農村的重要基地，也是其三大綜合示範項目之一。

無止橋基金是一個得到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支持，透過糅合現代科技與傳統智慧，促進香港和內地相互溝通、了解和融合的慈善團體。最初是義務為國內貧窮農村設計和修建便橋與村莊設施，逐步擴大到開展農村災後重建、現代夯土綠色民居示範，以及進行小型民生改善項目。它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提供大學生義工服務學習的機會，定期組織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大學生及不同背景

參加體驗式學習的港大學生上午參加體力勞動，下午按各自課題出門調研或討論（張力 攝）

的專業人士深入內地偏遠貧困農村，鼓勵並幫助義工團隊在開展項目時融入當地，深入調研，了解不同的民生和文化環境，希望以此建立一個平台，令大學生志願者能發揮各自所長，與村民協力合作的同時傳授新技術，授之以漁，推動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自2007年在香港註冊以來，無止橋至今已發動超過3500名內地和香港學生，順利完成超過60個建設項目，包括50座無止橋、3個農村綜合示範項目，3個村民活動中心建設和一系列民生改善工作，受惠村民超過6.2萬人。在完成眾多項目的同時，無數聯繫彼此、承載愛心和關懷的心橋也一一建立起來。用發起人及榮譽會長紀文鳳小姐的話來說，就是「師生們以愛心關心決心，搭通了中港兩地的了解，發揮互助精神，也讓香港身在福中的學生，可以身體力行去體驗貧困山區生活。到當地工作就如上了人生的一課：學無止境，愛心也是無止境！」

回到馬岔。這個擁有400餘戶、2000多人口的村莊，是個典型的黃土高原溝壑區村落。地處海拔1800至2000米之間乾旱地區的馬岔，年降水量僅340毫米，村內日常飲用及灌溉用水都極度匱乏。這裏的地貌基本分為山梁、山坡與谷底三部分，村內大部分山坡已被改造成梯田，房屋和院落基本都建在這些梯田間的台地或溝壑間的谷底，民居多以傳統的合院方式組織。由於土資源極度豐富，當地傳統民居多以生土為主要建材，建造工藝基本為土磚砌築、傳統夯土、草泥，配以木結構屋架。

2011年起，在住建部支持下，無止橋以馬岔村為基地，發動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師生團隊，針對傳統夯築技術的改良和現代化應用，啟

舞獅組的港大學生黃瑋琛在分享個人研究觀點（張力 攝）

大家都有機會輪值端菜、焚燒或填埋垃圾，清掃廁所（張力 攝）

謝彤恩（右三）、林澤銘（左一）與同組同學一起體驗夯土文化 （張力 攝）

動了現代夯土建造示範項目，為內地農村首次引入國際生土技術。經過之後兩年的實踐，村中建成多戶新式夯土民居。之後，現代夯土技術推廣到全國其他地區。到2016年中，全國已有超過400位村民和工匠熟練掌握新型夯土建造技術，並在不同地區推廣。

緊接着，在無止橋資助下，西建大穆鈞教授團隊從2013年開始以新的夯土技術設計了一座村民活動中心。2014年8月，設計方案確定並開始動工建造，無止橋基金先後組織了兩批香港、內地和海外志願者與當地村民一起施工，並於2016年7月完成並投入使用，成為馬岔示範項目的標誌性節點。項目先後獲住建部第二屆優秀田園建築一等獎及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評審會創新獎，並成為住建部向全國推廣的優秀鄉土建築設計案例。

馬岔村民活動中心的意義不僅在於其開展了新式的夯土建築試驗，帶動村民開始自己建造夯土的房屋，更重要的是這裏成為無止橋團隊與內地、香港及海外大學開展夯土建造技術推廣和民生改善項目的重要基地。隨着無止橋管理團隊人員的到位，活動中心不僅是一座現代、洋氣的公共建築，並且每周都有公共活動如皮影戲、廣場舞、中醫診療、淘寶商貿等活動在這裏舉行，村莊逐步恢復活力。

這就是港大體驗式學習課程將重頭戲放在馬岔村的背景。事實上，馬岔村民中心建成後，不斷有大學生義工團隊前來進行各種服務學習。包括2018年4月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等無止橋團隊重返馬岔村，透過「賽馬會無止橋服務學習計劃」，對村民活動中心進行一系列修繕、配套建設及民生項目，如興建小型垃圾焚化爐、設置太陽能路燈、衛生環保教育等。港大14天馬岔體驗式學習課程後僅隔一天，香港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和佛教筏可紀念中學等近50名師生又接踵而至，協助進行宿舍建設及為當地社區做小型建設改造，認識當地文化與夯土技術。

保持開放的心態

來自馬來西亞、自細在吉隆坡長大的港大精算系大三學生謝彤恩來到馬岔前，可能很難想像這裏的缺水狀況。「我用一個500毫升的水壺，早、晚刷兩次牙就用這麼多，早

上用一半，晚上用一半。」至於不能洗澡，「幾天過後已經沒有感覺了，好在馬岔氣候乾燥，而且夏天不熱，做體力勞動後也不會流汗，還OK。」

這是剛剛年滿20歲的她第一次進入中國內地。作為當地的第四代華人，彤恩現在只知道曾祖母是從中國福建來到馬來西亞。她還記得「奶奶那邊的家人來自廣東省開平縣，可是因為爺爺去世早，我也就不太知道他從哪個地方來。」至於她自己，之前沒有回過祖屋。「爸爸媽媽有些重男輕女，他們只帶兒子回去。這幾年有回過兩三次，但是都沒有帶我。」

在村民中心前自拍，為參加活動的普林斯頓大學兩位美國姐姐送行（張力 攝）

「與世隔絕的兩個星期，比我想像好很多。」她靦腆道。「一開始我就知道那裏不能洗澡，我也知道去了要做體力勞動，但是這些（去之前）我都沒有告訴爸爸，因為他知道的話肯定不讓我去。」馬岔過後，彤恩回家住了3個星期。回到吉隆坡，她告訴從事地產經紀的父親，自己在中國西北農村經歷了些什麼，「他們就說以後再這樣我就不讓你去。其實我知道他是擔心，而不是反對的。畢竟那麼遠的地方，可能有時網絡也不太好……我一直有跟他們說我遇到的有趣的事，讓我很開心的事情，不斷給他們看照片，跟他們說其實真的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麼糟糕。而且無止橋在馬岔也是有穩固的基礎，那裏不是一個真的荒蕪到什麼都沒有的農村。而且這些經驗很難得，用錢也買不到。」

同學的反應有所不同。彤恩有跟幾個要好的朋友說起自己暑假的馬岔之行。「說很多

林澤銘（右一）與同學一起和皮影戲班班主王叔合影（張力 攝）

那裏的事情，他們一直在聽我說，覺得很有趣。有些比較喜歡冒險的就會羨慕，說我也想去，覺得明年還有這個活動的話也想試試。其他人會說這是不錯的經歷，但可能不一定要去體驗。」

從北京這樣的世界級都市，到古都西安，再到馬岔這樣中國西北貧瘠農村的代表，彤恩說，這趟為期4周的體驗式學習之旅，她「學到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保持開放的心態，接受文化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其實就算城市與城市之間其實也有差異，她舉例說，比如北京和西安，跟我原來生活的城市有差異，跟香港又不一樣。「所以這次對我最大的Impact（衝擊）就是什麼都要接受，沒有好跟不好，沒有對和錯。只是接受程度上有差異。」

相較之下，「馬岔印象會更深刻，就是從村民身上體會到，幸福其實很簡單。大家聚在一起跳一場廣場舞已經很開心，每個人都跳得興高采烈；看一場王叔的皮影戲也很開心很開心，這是城市人經常忽略的東西。」彤恩强調，「我在那裏很開心，我喜歡那種簡單的生活。香港競爭很大，很多時候會有壓力。在那裏，心很靜。」

在馬岔的時候，彤恩會跟同學交流對此行的看法。「我跟那幾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姐姐，還有兩個香港同學在帳篷裏都會聊， 共同感受就是特別，跟我們原來生活反差最大的還是馬岔，就會覺得這也有趣那也有趣，用麥麩洗碗很有趣，生態廁所也挺有趣。」

在馬岔的14天裏，彤恩掃過垃圾，端過菜。「上午是做體力勞動，到村內來幫工的大姐準備好午餐，我們就停工，去吃午飯，飯後就去調研。我最喜歡做調研，因為一直在發現新的東西。」彤恩參加的是皮影戲的課題。「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項目，我在學校不會接觸到皮影戲這樣的內容，幾乎沒有機會去研究。之前我對皮影戲不大了解，雖然馬來西亞也有，但不太一樣。」

謝彤恩所在的小組共有5位學生，除了她的專業是精算，一位是學工商管理，一位心理學，兩個文學。「彼此專業不同，性格有差異，成長背景也不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好奇的地方也不一樣。經過討論、磨合，最終才能得出我們的結論。」她總結說，8個下午加晚上的調研讓她明白，要挖得深才能掌握裏面的精髓，否則就會流於表面。「要了解王叔這個人，就要從他怎麼開始皮影生涯問起，他說了很多師父的故事，又一個個介紹玩偶……你只有想辦法再挖再挖才能對他有所了解。」

問她，此行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沒想到她說，自己從王叔身上學到了很多，「他對藝術的堅持打動了我。」

彤恩似乎意有所指。喜歡藝術的她，從小學鋼琴、畫油畫。2012年就考到鋼琴8級，她現在是宿舍合唱團的鋼琴伴奏。

「我在香港喜歡大館，在北京的時候還去了798藝術區，平時對對畫展興趣大。」可是

港大同學與一起參加活動的西建大、北建大同學合影

小妮子在港大讀的是精算。

「會計是管理賬目，我們是處理風險。」她解釋道。是不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應該是比較好搵工作的，聽說是。」她笑着承認：當初大家都說藝術養活不了自己，所以選了商業類的專業。可是，到了大一下學期，「開始覺得很辛苦，覺得精算很難。除了精算以外的科目我都讀得很開心。」

彤恩選修了天文學、物理、通識、科學與音樂之間的聯繫……「這些比我的主修課有趣多了。每次合唱團練習的時候，不管唱歌還是彈鋼琴我都覺得好開心。這時候我會疑惑，其實是不是跟着自己內心想要的東西會比較好？但是又會覺得不可以這樣。到現在我都沒有一個答案。」她眼內閃過一絲迷茫。

其實報名參加馬岔行的時候，謝彤恩有過猶疑。「因為身邊的同學都在拚命找實習機會去填滿自己的履歷，就覺得這個暑假不可以浪費，我卻去一個這樣的活動，雖然自己本身是喜歡的，但跟現實是搭不上的。」

彤恩笑起來，「但是我可能也不需要靠這個去加分，我還有其他東西幫到我的履歷。」她知道有些朋友會好奇，為什麼要去參加這樣的活動，「但是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很珍貴的體驗。即便沒有學分，我也會去。」

導師李德偉（左一）為無止橋服務已近10年，樂在其中。他認為「彼此理念非常吻合」

與馬岔相遇是幸運的

林澤銘前段正忙住搵工，畢業論文的提交也進入倒計時，為此不得不放棄在一年一度的「無止橋大學生團隊交流營」上的分享。這是他在香港大學的最後一年，他知道，自己這個專業的「職業選擇少很多」，除了大學老師，研究者，「做記者也是一種可能性」，甚至他覺得，「一般工作也能做，零售也可以。」

講起暑假在馬岔度過的14天，不擅言辭的林澤銘說：「人生最後一個暑假，我想去試一些自己從未試過的事情。在農村生活，可能會對自己以後的人生有些啟發。」

這位中文系的學生很少用華麗辭藻，不過他的每個選擇都表明這是一個有主見、不隨波逐流且有毅力的人。最初他考入香港理工大學讀眼科器官，終於覺得「不太適合自己」，遂決定轉學，只是這時的大學收生已經從高考轉為文憑試，他不得不一邊打工一邊準備再考。全職工作了一年，之後兼職，最終考上港大中文學院。

「中文是自己喜歡的專業」，他咧嘴笑道。林澤銘在文學方面的興趣主要在現當代的亞洲作家，他的畢業論文是關於台灣蘭嶼達悟族人海洋文學作家夏曼・藍波安的。

抱着「讓自己有一個不一樣的經驗」的想法，林澤銘暑假去了馬岔村。「在香港生活有種壓力，大家都是要去賺錢，感覺做什麼都很忙，帶來的問題之一可能是思維模式單一、大家想的都差不多，所以我就想去接觸一下那些在不同生活環境下的人，去跟他們交流，可能以後我在香港的生活會有新的視野。」

跟黃諾瑤、謝彤恩不同，林澤銘以前去過北京、深圳等內地城市。甚至，他「小學之前去過爸爸的老家廣東陸豐，有一些印象。」在學校，他也會選修類似「中國經濟發展」這樣的通識課。不過，像去馬岔這樣的鄉村地區，做這麼長時間的服務和體驗，對他也是第一次。

「馬岔之行讓我體會到，人的快樂不一定建立在物質之上，而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林澤銘說，馬岔村民在物質上肯定不及香港人豐富，但是太多地讓物質去充斥，反而會不快樂。

同樣是皮影戲組的成員，澤銘感慨道，做調研時，我們去皮影戲班主家，「原來人與

皮影戲班班主王叔在村民中心的「義演」贏得一片喝采（張力 攝）

人之間的交流也會很快樂。」有一次，他登門拜訪王叔，結果主人沒在，但「他的家人很熱情地招待我們，請我們吃啊喝啊，就覺得特別溫暖。」澤銘續道，「王叔很愛護我們這些後輩，對客人很歡迎，很好客。」

通過對王叔的家訪，林澤銘發現，「跟人接觸的工作我都喜歡」，而無疑，馬岔的體驗「對我有幫助」，他也通過調研過程中跟人的溝通，「體驗到人生的美好」。

另一層收穫，是怎樣在一個陌生環境中去克服困難。「最初有一些驚慌的感覺，畢竟環境不太熟悉，語言也聽不大懂，加上這是一門算學分的課程，有一些壓力，但最後在很多人的幫助下，發現原來要完成一件事也不是那麼困難的。」說到當地方言，他笑道，初期（聽懂）是有困難，「慢慢就會懂多一點」。

在皮影組的小組總結中，他們這麼寫道：與馬岔的相遇是幸運的，能在馬岔和小組成員共同完成馬岔皮影這一專題研究更是如此。這可能是小組5位成員李佳璇、林澤銘、謝彤恩、馬珺和黃媚詩的由衷之言，通過「先後4次拜訪馬岔皮影班主王維吉，了解了他傳奇般的『光影之路』」，「深入村落向村民們展開了細緻的詢問和訪談」，「直到向無止橋的各位導師們請教關於馬岔皮影的前世今生……」，同學們不但領略到「皮影」二字背後的萬千風景，更對當地皮影的傳承之路有了越來越多的設想。

鄉建工作者常竹青（右）從發掘、復甦民間文化資源着手，活化村民中心及社區（張力 攝）

從首都、古都到貧鄉的課程設計

在這次的「港大無止橋體驗式學習課程」中，4位導師李德偉（Stephen）、常竹青、錄維維和鄭新文教授實際上給同學們提供了5個題目供選擇，最後19位港大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了舞獅、皮影、垃圾分類以及垃圾食品4個不同領域的課題，試圖通過調研，釐清馬岔村在傳統文化傳承及村民生活中的一

些突出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

「與無止橋合作的這個體驗式學習課程，是香港大學歷史上第一次戶外的服務學習課程。」Stephen介紹項目的來龍去脈：經無止橋慈善基金發起人及榮譽會長、香港大學校務委員紀文鳳的穿針引線，2017年9月，香港大學副校長（教學）何立仁（Ian Holliday）教授親率13個學系的教授前往甘肅考察馬岔示範項目，研究開展跨學科學生體驗式學習計劃。

「最初開會，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搞。無止橋有搞服務團的經驗，最後雙方共同敲定4個星期6個學分，行程確定為從首都到古都，再到農村。在北京的日程安排既有參觀城市建設面貌，也有考察慕田峪長城、故宮、天壇、頤和園等文化遺產項目，同時邀請了原住建部副部長、國務院參事仇保興博士主講《生態文明背景下的村莊整治八原則》，紀文鳳作《認識中國》國情介紹專題分享，北建大穆鈞教授作《營建傳統的發掘、革新與傳承》主題講座，北建大湯羽揚教授介紹《北京城市變遷與重要遺產概貌》，北京交通大學潘曦副教授主講《鄉村與鄉土建築的地方性知識》，提醒農村調研的若干誤區。然後全體成員一起坐10幾個小時火車從北京到西安。西安的安排基本上也是上午上課，下午參觀遊覽。我們邀請了西建大建築學院常海青教授講解《西安的歷史演變與保護》，同時請西交大、西建大的無止橋團隊介紹馬岔項目的由來、沿革、個中經驗及思考點統籌，作為進入馬岔村前的準備。等他們到了蘭州火車站，我就過去把他們接到馬岔這邊。」Stephen續道，馬岔的安排基本上是上午體力勞動（夯土建造、夯土體驗，修建太陽能燈，鋪設引水道，民生改善活動等），下午調研。周六周日休息，除安排學生「漫步」馬岔外，也用巴士送學生到縣城洗澡，參觀紅軍長征會師樓等歷史景點。最後一個晚上則安排有離營分享會。

2017年8月底退休的原上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主任鄭新文教授在他的「gap年」，因紀文鳳小姐之邀來到馬岔擔任這次服務學習的導師。他的觀察饒有趣味。一方面，他發現「學生真的很投入」，「題目發下去他們就沒有停過，沒有心思做別的事情了，連景點都不去。」這固然令人高興，但是他認為還是應在完成作業和更多的體驗、了解馬岔村其他議題中間取得平衡。雖然，「這裏確實也沒有電影院、KTV等消閑場所，有空閑也好像沒有打發時間的辦法。但還是應該安排他們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再去了解多一些。」他提出，「應該一半一半，一半是服務學習，另外一半是做調研。」

鄭新文認為，服務學習，跟志願者不完全一樣，雖然很相似。「美國有類似課程，做了幾十年。你去幫一個組織做些實際工作，同時要用組織管理人的身份去滿足他的需求，你不但是幹活的人，從學習的角度，還應該跳到領導人的角色，發現這裏有什麼需求，我們要扮演什麼角色。」對其中兩組學生在方案中「很重視可行性」，他覺得「特別棒」。當然，鄭新文强調，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高興的問題。」在他看來，所有來馬岔的同學，都是走出了他的安適區。「包括對成年人來說，也是一樣。」他提醒，服務學習其實是主動性非常强的學習方式，不是那種壓迫式、制式的學習。另外，這類課程很重要的一點是Soft Skills。「人際溝通、團隊合作非常重要。能不能跟人溝通？性格怎麼樣？會否成為團隊一員？我們要專注地訓練這些東西。很多時候你只要提醒學生，這些是重點，清晰告訴他們打分標準，要怎樣要求自己，怎麼提升合群精神，個人覺得有沒有達到……」

鄭新文坦言，退休之後，自己一直在思考，在人生的Take 3（第三階段）應該做些什麼？「回頭看我所走過的軌跡，之前一直都希望不斷地去探索，Keep exploring, learning and enjoy it. 不斷探索，去學習去享受。我現在退休了，還是很有興趣去探索，但是不希望我的探索還是在藝術管理這個領域——其實我也有剛才說的那些學生的問題，可能太投入了，別的東西接觸的機會就少了。現在對我來說，藝術管理不是不做，但我只會把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時間放在我最喜歡做的那個領域，其他的事情我會繼續我的探索。」他透露，過去一年自己做了一些實驗，「有些是一直很喜歡做的事情，只不過之前沒有時間

兩位導師李德偉和錄維維（右）認為身教至關重要

2016年中，村民活動中心的竣工典禮上，秦腔隊的表演讓村莊再添生機

去做，現在就給多一些時間，包括跑步，以及其他一些跟體力有關的事情，因為這10年如果不做就沒機會做了。還有我一直的興趣是音樂，肯定要給多一點時間。也想寫寫大字，還有一個比較不尋常的就是去做農夫，我之前去了台灣宜蘭最南面的南澳做了5周的農夫，那種感覺很好，做農夫肯定很髒，關鍵是你享不享受，這其實是一個治療性的過程。」鄭新文希望自己過往的經驗仍有用武之地。「我應該去做跟教育有關的志願者，希望做一些跟中港交流有關的事情，我在上海音樂學院待了5年，那種經驗在香港不會很多人有，這次就是機緣巧合。」

北京建築大學教授、住建部現代生土建築實驗室主任穆鈞在指導學生使用夯土設備（張力 攝）

服務村民就是教育自己

到蘭州接港大學生前，Stephen於8月5日專門趕到天水飲喜酒，「新郎原來是無止橋的一個統籌」，他形容對方是非常「明事理、靠譜」的人，「參加過兩次馬岔村項目」。

李德偉參與的第一個無止橋項目，是2010年在甘肅柳灘村修的一座橋。「記憶猶新。」他感慨道。之前他在日資公司工作了近20年，「幹活很拚，非常用心來做，一個星期做120個小時以上。」結果從一個駐港代表做到公司董事。2003年他離開公司，決定去香港中文大學讀EMBA，本來是為了「過冷河」，準備兩年之後重新投入職場。「當時

班上只有我一個全職學生」，結果陰差陽錯，完成EMBA後，他發現自己對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課程很有興趣，於是又花兩年讀了一個碩士，接下來，「日語研究與教育專業又讀了兩年，地理系的可持續旅遊專業挺過癮的，可以看很多的環境、人文，又是兩年；中大醫學院的運動醫學與健康科學，又是兩年。本來是找藉口離開，沒想到一讀讀了10年。」

還在讀EMBA時，Stephen就認識了紀文鳳，「她是我們其中一個顧問，大概在2008年，她向我介紹無止橋計劃，我開始看資料。2010年開始無止橋每年會開一個年會，把內地和香港的學生召集在一起，因為有拓展經驗，我一直負責（年會）拓展的部分。慢慢越陷越深。」

「為什麼我喜歡無止橋，差不多為之服務10年？因為他們的理念跟我非常吻合。我1989年就在內地幫人開廠，發現內地變化很大，香港人不可以故步自封。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貢獻一點力量，能為年輕人做點事。參加無止橋，說是我去幫人，其實他們給我好多東西，比如小朋友的笑容、村民的純樸，大家彼此交心，讓人很舒服。雖然積蓄越來越少，但是其他方面我很滿足。」

Stephen在無止橋不領工資，他的積蓄「在這13年基本上都用得八八九九了，現在在香港會做點兼職：『公司醫生』，員工培訓，珠寶展日語翻譯，水上活動教練，每個月拿一萬幾千並不是大問題，維持生活不是問題，但是說到70、80歲都要這樣來維持生活的話就有問題。」他坦言，自己「是一個夠膽的人。只要我健康，可以開的士開到70多歲。幾項技能比如我的日語翻譯，我的保險、導遊牌照，都沒有年齡限制，這樣基本上可以讓生活有所保障，只是現在確實擔心我的身體或者老婆的身體出什麼大病，那個就不敢想，但願不會發生。」Stephen認為，自己的人生經歷了很多的高高低低，「累積了不少人生經驗，死了這樣帶走就沒意思了，希望傳揚出去！」

共同面對困難，一起成長

相對於Stephen和鄭新文，常竹青、錄維維兩位導師基本上算是「半常駐」在馬岔村。

「去年上半年基本上每月來一兩趟，一過來就是一星期多，反而在家裏住了總共不到10天。」錄維維說，他和常老師在馬岔村的使命就是把村民活動中心「活化」，成為香港和內地的一個重要實踐基地，而社區也能隨之發展。「作為基地，村民中心需要長期運營，無止橋的理念是建立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心橋』，等到這裏的宿舍蓋完後，穆鈞團隊未來會在這裏建立起夯土實驗基地——不僅僅是學生的實驗基地，也是工匠的培訓站。」他認為，服務村民很多時候是教育自己。只有自我改變了，才能去服務別人。而一個人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累積過程。未來他希望能開發一些讓學生更好成長、教育村民的「系統而不是臨時性」的課程。

「村民中心剛建成時，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讓村民進來，怎麼來管理。我們認為，只是簡單地從建築角度了解農村完全不夠，需要從更多的專業視角來了解農村。」對常竹

建築師蔣蔚（右）、穆鈞（左）設計的馬岔村活動中心在國內外贏得不少獎項（張力 攝）

獲2018米蘭設計周會外展（Fuorisalone）TMD獎第一名的蔣蔚作品「土香薰」盡顯其設計天份

青、錄維維來說，攪動社區主要通過文化復興、恢復傳統節日活動等手段介入。「把村莊攪動起來，不同的人物就會浮現出來。成立不同的小組，冬季推動婦女們成立廣場舞小組，也推動老年人發展以秦腔為核心的互娛互樂，中年人主要是與夯土有關，協助他們成立合作社。前期合作起來修房屋，後期推動村民銷售農產品。」通過唱戲、跳舞、食物，村民中心很快把大家聚集起來。

常竹青介紹說，「現在我主要負責人文、社會等比較軟性的項目，包括跟志願者的交流。」到目前為止，村民中心大部分空間都是由村民主導、管理的。「我們採用社區參與的理念、方法，讓村民進來，讓他們自己當家作主，反倒是很多事情能夠做得更好。」他舉例說，比如多功能廳由婦女小組經營，跳完舞她們就會打掃衛生，整理之後再離開；淘寶店交給一個返鄉的年輕人去管理，他結合阿里巴巴的農村淘寶政策創業，現在村民中心的日常維護管理、村內的公益事業，他都在做。譬如文化紀錄、放電影、組織節日活動、運營公眾號。「淘寶店的主要功能是讓大家購物方便，但是把當地農產品賣出去的環節還沒做好。畢竟這裏還是有像胡麻油、扁豆、蕎麥這樣的一些特產。而且目前淘寶店也遇到問題，之前阿里巴巴有返點，後來政策改了，導致他的月收入僅有1000多元，只好又出去打工，但這個年輕人實際上在處理村內很多的核心事務……我們現在惟一給予的就是分攤一部分中心電費。」

不管怎麼說，隨着村莊逐漸實現文化復興，「婦女農閑時候每天都會在這裏活動，加上附近的學校、還有村委會，村民中心儼然成為了全村的CBD，商業隨之發生。」

在常竹青心目中，理想的狀況，「就是像港大這次的體驗式學習課程這樣，引導志願者在當地做深入了解研究之後，一起面對村莊的困難成長。我們不可能把全部事情都做完，可以引導志願者來做這些事，讓志願者在過程中得到學習成長，村民也受益。志願者能夠為村民做什麼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志願者來了之後能夠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夠有所改變，這就是學生的成長。至於村民的利益我們盡可能去做一個平衡，這個平衡並不容易。因為志願者的目標其實跟村民沒有什麼關係。最理想的狀態，是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讓它成為大家共同的事情。」

【本文未署名圖片由無止橋基金、土上建築工作室及李德偉提供】

李德偉（前右）代表港大無止橋暑期課程向蔣蔚致贈感謝狀（張力 攝）